

唐君毅

全集

第十六卷

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
宗教精神与人文学术



九州出版社

唐君毅全集

第十六卷

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
宗教精神与人文学术

唐君毅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君毅全集. 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宗教精神与人文
学术 / 唐君毅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108-4103-3

I. ①唐… II. ①唐… III. ①唐君毅 (1909~1978)
—全集②教育理论—文集③宗教学—文集 IV. ①C52
②G40-53③B9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3438号

唐君毅全集

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

《新亚精神与人文教育》收录唐君毅先生关于新亚书院的各种讲词、撰写的有关新亚书院的文章及一般性论教育的文章，总计四十一篇，是唐先生教育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书名为编者所加。这些文章在一九九一年学生书局版《唐君毅全集》中收入卷九、卷十《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

五四谈青年教育*

“五四”，从前国民政府曾定为青年节，后改黄花岗纪念日为青年节。黄花岗烈士之殉难，是为了推倒满清，五四运动是起于青年之反对卖国条约。二者同表示中国近代青年之争取国家民族之独立而反抗压迫之精神。这当然都是可贵的。

中国近代青年之精神之表现于压迫之反抗，乃由于国家民族之危难，只有青年才能感触深切。然而，这同时显出中国数十年来之壮年之未担当其应尽之责任。如果一国家永远要赖青年的热血与正义感作牺牲，来维持其精神生命，这正是一最大的不幸可悲的事。

青年的人生是在生长中的。在生长中的东西，最能直接感受压迫妨碍其生长的东西。所以青年之富于反抗性是必然的事。然而数十年来之政治上之野心家常专门运用青年之反抗性，去作纯反抗性破坏性的工作，却是一不可恕的罪恶。而青年们之常不免先求有所反抗，有所打倒，而不先从培养自己，充实自己，磨练自己下工夫。亦是一莫大的过失。

青年的人生因其在生长中，其反抗性与反抗力，当然很大。但是如其生长力皆只用于反抗，则妨碍其自身之生长。国家民族之政治上的事，严格说只应成熟了的壮年人担当。壮年人不能担

* 原编者注：本篇发表时署名“君毅”。

当，而需要青年去担当、去牺牲，这是极其不正常的。不得已而须如此，国家亦须先培植青年、教育青年，青年亦须先培植教育他自己。所以我虽不反对黄花岗纪念日为青年节，然而同时亦不忍心专心教青年学黄花岗烈士之殉难。殉难当然是伟大，但是人若不平日先有深厚之教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又谈何容易？一般以此教青年者，反躬自问，有几人真能具有此精神？反抗极权，争取自由，当然是此时代一切人之一责任，但是人若非对人生文化有真知灼见，又如何真能反抗得心安理得？同时一般青年，如果亦只知将其全部精神用于反抗，用于打倒、推翻，而不先用于自己培养自己教育，亦终什么都反抗不了，什么亦打倒推翻不了——纵然一切反抗了，又能作什么？

共产党之不好，根本上在其除一平均财富之理想外，对一切文化、一切人格之本身价值，皆不加以肯定，而驱天下人皆为实现一遥远之共产天国而牺牲一切、否定一切。而其革命之策略之最坏处，亦即在其专利用青年之自然的正义感以至利用到儿童的真率的性情。他只利用人之自然的美德去作破坏性的事，而不去培养人之自然的美德，去作建设性的事。此其所以残忍而最不仁。我们反对它只为维持一人道或仁道，然而如果反共者亦只知利用青年而不培植青年，则存心同是不仁，而是以暴易暴。同时青年们如亦只学得共党之善于否定一切之精神，专以反抗、打倒、推翻为事，这亦是变相的共党精神，最终亦是以暴易暴。

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是积极的肯定精神，不仁是消极的否定精神。仁者能爱人能恶人，他所恶者是不仁，故他亦有所否定。然其否定依于他先有所肯定来。先有所肯定而后有所否定是仁，先无所肯定而先否定，或肯定者少而否定多，即是不仁。共党之不仁，由于其处处是要有所反，其言其动，遍是杀机。而其一切宣传策略，亦专以挑动人之反抗意识为事。其

反抗之精神永无底止，故归于自己内部相反。彼等纵征服了世界，亦必自相清算以归于人类之毁灭而后已。所以有仁心之人不能不与之争，争之目的所以实现仁。故吾人离开仁心一步，即不配反共。而我们要不离仁心，则必须使积极的肯定精神，超过于消极的否定精神。同时我们之爱人类与人文历史人格之精神，亦必须远超过于反共之精神之本身。我们教育青年培植青年之意，亦必须超过只教青年去牺牲奋斗之意。而青年们自己，亦必须要培植其自己教育其自己，使所爱多于其所恶；所欣赏赞美崇敬者多于所厌恨所鄙弃所藐视；所承受学习者，多于所反对打倒者；所自得于己者，多于所傲视于他人者；所创造者多于所批判怀疑者；然后才是使积极肯定的精神，超过消极否定的精神之道，才是近仁而远不仁之道。亦才是彻底转移共党仇恨破坏之精神为一仁爱建设的精神之道。亦才可使青年的人生，成为真正的向上生长的人生。而后，当现代的青年成为壮年时，亦才能积极的负担社会国家的责任，使下一代的中国再不致有专赖青年之热血与牺牲来维持国家之精神生命。那时中国或将不再以黄花岗纪念日或五四为青年节，而当以草木欣欣向荣之清明节为青年节了。

七八年前有一老先生，看见中国一般社会风气中，壮年人不能担当国运，而只想利用青年之血气，却不加以培植，而青年人自己亦势必只自恃其一点青年的朝气，而只用之于消极的反抗怀疑破坏，以目空一切，亦不在学养上用工夫，于是青年时期一过，则堕落至比以前所反对之人之下，他即断定中国必将被征服于最善于利用人之破坏心理之共党。他并曾忧虑到此风蔓延下去，中华民族将永为他人之奴。当时不觉其言之痛切，今日乃渐有此感觉。如果社会上之人与青年自己，还不知放大眼光，于此处有一真切的觉悟，则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纵然共党崩溃，而中

国之乱源，亦将增益无已。我的话亦许殷忧过度，我希望不会应验才好。

四十一年五月四日

（一九五二年五月《人生》第三卷总第三十一期）

私立学校登记与社会人士心理

最近本港征收工商业登记税，而连带到私立学校之登记问题，已引动本港各界人士之注意。当然最关心此事的是本港数百私立学校之先生与学生。此事香港政府声明，只要能提出证据，不以牟利为目的，即可免向工商业登记。同时在香港政府方面，本来重视工商业，今要学校向工商署登记，我们相信亦决无侮辱之意。而香港之少数学校之少数校主，不免有将学校当作私人财产，而剥削教师薪资，缩减学校开支，以多余之学费作其开办学学校所投资本之利息之情形，我们亦不能否认。实际上现在本港之私立学校如要缴二百元之登记费，我相信亦都可能缴出。而此问题竟然引起各界人士之注意及教育界之巨大不安者，则有一根本问题在后面。这点我们希望香港政府能加以认识，而改变为一更妥善的办法。

这根本问题之所在，是尽管有少数私立学校之校主，不免出自牟利之动机而办学校，然而此动机只是其深藏于其个人之内心深处。我相信莫有一个学校真愿意被人视为牟利的学校，或愿名正言顺的居于牟利的学校之地位的。如果有一学校自居如是，首先即会被社会人士或全校师生所看不起。这个地方，亦许有人说，这是所谓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明明内心实是借办学校来牟利的人，亦要在不是牟利的面子之下来牟利。你可说这是虚伪与欺骗，老老实实承认是牟利又何妨呢？牟利愈多的工商业者不是愈受人尊

敬吗？但是，我们须知，在此我们如果一定要撕破他这个面子，我恐怕他们都宁肯学校停办，而不愿居此为牟利而办学之名。这个爱面子的心理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作基础，即为牟利而办教育，是原则上要不得的。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人士与知识分子之心理，尤为特别清楚。

中国现在是一穷弱的国家，亦是在分裂中的国家。此三年来无数的知识分子，因为追求自由而来到香港。有好多学校的教师，都是这些知识分子。但是不管是原来在此的或新来的一切知识分子，同是中国历史文化之陶养下出来的。依中国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标准，从来莫有人真主张教育是牟利的。西方的教育家，我相信亦莫有人主张教育是牟利的。我只知道希腊在苏格拉底以前有许多从各地来到雅典的所谓哲人学派，曾名正言顺的以知识换取金钱，不讳言牟利。而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则连这一点亦莫有。中国历史文化中，自汉武帝起，常有向商工业增重税的事，但是从来莫有向教育家征任何税的事。以至征教员薪金之所得税，亦不过近一二十年才有的事。中国的文化传统，自始认定教育与牟利不可得兼。尽管现在中国文化在一天一天的堕落，国家如此贫弱，而又在分裂中。然而教育不是为牟利这一点文化意识，确尚未丧失。当然说教育是神圣的事业的话，现在已莫有人敢说了。在大陆上，教育家能升到脑力劳动阶级，已是教育家的万幸。在此地许多从事教育工作者，漂流异地，亦无颜说有什么教育理想，只好自认是贩卖知识者。谁说教育是神圣的事业，即不被认为反动亦被认为阿Q思想。然而教育纵不是什么神圣的事业——因为，本来一切事业亦无所谓高与低，而是同样的神圣。然而教育总不是牟利的。人如要牟利，牟利之道亦多矣，何必来办教育？我希望香港政府对于真有牟利动机的学校，尽可促进其改善，或加以取缔，而不当让自认牟利的学校在工商署登记，以混淆学校

与商店之名实。不管人们赞成不赞成，中国数千年来是一贯的传下“教育非牟利”的意识；然而此意识，实际的存在于中国之社会人心。这并不以国家之贫弱与分裂而改移。在西方的社会，牧师是社会的灵魂，他们负担提高人民之精神道德智慧之主要责任。其次才是教育家。而中国以缺宗教，故社会过去之士人，即须负此两重之责任。我相信中国现在，仍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与教育家，依然知道他身负此二重之责任。这个国家不会永远贫弱的，不会永远分裂的。然而这必须待于非工与非商之教育家，不同于工厂与商店之学校之存在。当此中国大陆已将教育家工人化，学校工厂化之时，我希望在香港不会再有商人的教育家与学店，以保持中国人的教育之一点命脉。这将是香港政府对中国人民之最珍贵的友情。这同时待于一切香港教育界与社会人士之共同设法支持赞助非学店的学校，同时化一切所谓学店为真正的学校。是为万幸万幸！

（一九五二年《华侨日报》）

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

新亚书院是钱宾四先生与一些手无寸铁的书生及若干同情赞助者合力创办的。经过了三年之后已逐渐形成一新亚精神。这精神是由新亚学校内部之全体师生，与一切同情赞助者及一切关心新亚之社会人士合力形成的。此精神多多少少在一切与新亚有关之人之心中，而同时亦超越于任何个人之主观的心之上。此精神且正在不断的形成中——即不断的创造中，因而对于新亚精神是什么，各人尽可有不同的了解。我在此文中只说我所了解的新亚精神——亦可称为我所希望的新亚精神。

新亚二字即新亚洲。亚洲之范围比世界小而比中国大。亚洲之概念可说是世界之概念与中国之概念间之一中间的概念。而新亚书院讲学的精神，亦正是一方要照顾中国的国情，一方要照顾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新亚书院的同人，正是要在中国的国情与世界学术文化的潮流之中间，尝试建立一教育文化的理想而加以实践。

亚洲是世界最大的一洲，他比欧洲有更古老的文化。有古老至四五千年之绵续不断的文化之中国与印度。同时是世界最伟大之宗教——耶、回、婆罗门、佛等教——之策源地，他在人类文化史中，原远较欧洲居于更前进的地位。然而此二三百年来，他却成为欧洲最大的殖民地之所在。科学与工业技术等之不及欧美，于是又使他被称为落后地区。科学与工业技术等之落后，并非即

整个文化精神之落后，我们可以根本否认此落后之判辞。但是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亚洲的文化有所不足，许多地方在欧美文化前相形见绌。此二三百年亚洲的地位之降落，亚洲人应负责任。中国之百年来之积弱，中国人应负责任。古老的亚洲，古老的中国，必须新生。我们相信只有当最古老的亚洲、最古老的中国获得新生；中国得救，亚洲得救，而后世界人类才真能得救。中国文化之一贯精神，是生心动念，皆从全体人类着眼。所以当此国运飘摇之际，我们仍不愿只自限我们之精神于自己之一国家。而我们亦许在一时尚谈不到有大贡献于新世界。世界上此时亦唯有包括中国在内之古老的亚洲最迫切的需要新生。这当是新亚定名的本义。而为新亚师生愿与一切中国人，一切亚洲人，共抱之一遥远的志愿之所在。

中国需要新生，亚洲需要新生世界，人类亦需要新生。但是中国与亚洲之新生，据我所理解，尚不止是充量的接受欧美之近代文明之谓。我们并不相信亚洲与中国之文化精神已经死亡。亚洲是世界之一切伟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婆罗门教——之策源地。他们都未死亡。中国的儒家道家之精神，亦未死亡。甘地之精神中有印度的慈悲，孙中山之精神中有中国的仁道，基督至今仍为西方精神之最后的托命所，回教仍是凝合回教世界之一大力量。而中国文化精神之潜存于中国人心者之发扬光大，断然能复兴中国。至少我们可以说，人类如果莫有原自亚洲之伟大宗教精神与中国之儒家道家所培养出之各种德性，如仁爱、慈悲、谦让等，人类定然毁灭。因而亚洲人与中国人，亦当永远不忘其所固有之德性及文化精神，而求有新的觉悟。只要是真正有价值，我们应当在文化教育中保存他，衰老的要使之年青，消逝的要使之重来。最伟大的生命之精神，是使莫有生命的，亦赋与以生命，是使死亡者复活。最伟大的创造，是化腐臭为神奇。最悠久的现

在，是古人所谓“谁道二千年往事，而今只在眼前头”。最广阔的人间，是使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一切过去之贤哲，都宛然与我们一堂晤对，而如闻其声，如见其形。最真切的日新又日新的精神，是扫除心灵上的灰尘，以心灵的光辉去照耀人类历史文化之长流，予一切有价值者，皆感到一新妍活泼之情趣，而分享其初创造出时的欢悦，如亚当初到世界时，盘古初开辟宇宙时，那样的欢悦。于是他将不看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陈旧，而只是千古常新，中国人与亚洲人必须对其历史文化中之有价值者，能化旧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变。所以新亚的精神，新亚之教育文化理想，我想不外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古人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又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现在一堂师友不过数十人，然而此心此志，终当愿与天下人共负之。

（一九五二年六月《新亚校刊》创刊号）

希望、警觉与心愿

一

自本校创办以来，大体说，师生们一直都有一希望与信心，即本校会一天一天的发达的。现在本校虽然仍很不像样，但五年来的经过，亦确表现本校之在进步。校中师生，逐渐增多。去年增辟了第二院，并即将勘建新校舍。这样下去，对于本校之未来，抱更大的希望与信心——相信本校将逐渐实现其教育理想，而有所贡献于中国之复兴与人类世界之前途，都可说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如由过去五年余来本校之在逐渐发达进步，便以为以后亦必然一直向上发达进步，而想坐观其成，却是非常错误的观念，而值得一切为学校之一分子的人时时警觉的。而人之时时能安思危，进思退，警觉于未然，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必须条件。此即我为同学们所办之校刊写此文之一微意。

我们之所以能时时警觉，必依于我们之能深切的认识：过去不保证未来，与一切事待因缘和合而生之理。过去之所以不保证未来，是过去已过去，而未来尚未来。过去是存在的，又是消失的。未来是可存在的，又是非存在的。“现在”一方送往，一方迎来，而成过去未来间的过渡；但是亦可能往者已送了，而来者迎不来，则现在成了分裂过去与未来间的深渊。人是随时可殒没于此深渊的，正由对隕于此深渊之栗惧，才产生人生之最深的警觉。